

省

齋

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卷五

宋 廖行之 撰

策

制科策

臣對臣聞為治有至理自堯舜以來所以統御人羣宰制萬有其端甚要而不可誣其勢甚順而不可禦事業以之而成治功以之而立皆得是理而用之天下莫之能違也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廣覽兼聽思欲盡天

下之心以興天下之治雖草茅之賤咸得造廷待問豈將應故事而隆虛文哉顧以祖宗統業之重太上界付之勤不以獨智自矜樂與多士講論治道將求至當之理以振起當世德至渥也臣誠愚戇不足以奉大對然嘗讀易至恒而得聖人為治之說恒之象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所謂其道者果何謂哉亦曰至理而已理之所在有馴致之功而不可求旦夕之效苟徒銳於其初則用意過當不以自弊則以弊天下故恒之

初爻有浚恒之戒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然尤不可
以非其道也故恒之九四又有田無禽之喻象曰久非
其位安得禽也苟非其道久之猶無益耳故道雖貴於
久成而久尤貴於其道此聖人為治之成說也夫已得
其道而持之以久天下化成何往而不濟哉如此而猶
慮實材之未出公道之未行紀綱不張民力尚困人無
君子之行國無積年之儲與夫實邊贍用茫無定效臣
未之聞也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

承大寶循堯之道于今五載臣有以見陛下不以天位
為樂而日以循道為心也臣聞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
之為天果何如哉四時之運行萬物之生化一由乎理
故造化之功成於自然而不匱堯之為道亦若是而已
垂衣裳而天下治非遺物憚勤無意於天下也事事物
物各付諸理如衣裳上下之不紊則天下何憂不治哉
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成功大業見諸政
教之設施法度之維持風移俗易兵強國富治迹巍巍

盡善盡美貽則萬世陛下既循其道矣則夫為治之至
理心傳神授陛下固已得之誠天下之幸也臣伏讀聖
策曰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庭子大夫褒然待問必有
崇論遠慮副朕詳延臣有以陛下不自恃其聰明將以
博盡下情而求至當之理也臣聞舜受堯之天下恭已
無為盡循堯道然而好問察言舍已從人之心切切不
少怠誠以為君之難莫如保治之不易苟非求賢以自
輔則將任已而徒勞舜雖以大智之資猶不忘取人之

善然則紹堯而循道其要如是而已今陛下思洪太上之業虛已詳延下及臣等臣知陛下之心虞舜紹堯之心也夫豈無博識洽聞之士忠言嘉謨如虞廷之臣上裨聖治者哉臣願陛下堅持此心則虞舜之盛不難及矣臣伏讀聖策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兪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臣有以見陛下稽古唐虞之盛將以增光太上之業而比隆堯舜之治也臣嘗讀書至益之告舜曰敝戒

無虞夫無虞之時人以為忽而益以為戒何哉誠以保
治之不可易也而其儆戒之說則惟在於守法度去逸
樂專於任賢而果於去邪謀有疑而勿成志無往而不
熙不違道以干譽不拂衆以從欲持之以無怠荒之心
則遠人殊俗皆歸往而誠服治而至此無餘事矣彼法
度禮樂久而愈明慶賞刑罰設而不用豈無其故哉宜
乎都兪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凡以此歟陛下以舜紹
堯之心而法舜行堯之道伯益之言臣願以為龜鑑則

凡所以策臣數條皆不足慮矣此唐虞至治之理也臣
伏讀聖策曰朕夙興晨食兢兢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
繩祖武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臣有以見陛下求為治之
理而謂可以勤而得之也臣聞勤者人君之能事而非
為君之至理苟惟徒勤而非道則雖勞力而無功舜之
無為而治彼豈以勤為難哉誠知為君之至理在乎得
人而仰成古人所以勞於求賢而逸於享治為是故也
當舜之初未遑他務而急於十六相之舉逮乎九官既

命十二牧既建未幾地平天成九功惟叙教孚而刑允
禮明而樂和下而至於遠人柔服舜未嘗屑屑然自用
其力也臣竊聞陛下留神萬幾事皆自決雖一官之命
悉由親擢宰相奉行中書而已臣不知陛下之心謂天
下之事必自為之乃為勤耶抑以為必如是而後足以
舉天下之治耶誠恐有意於唐虞而未得其理也臣願
陛下毋專一己之勤而以求賢為勤則協帝而繩祖武
何往而不濟哉臣伏讀聖策曰問者設薦舉之科下聘

召之命而實材猶未出也臣有以見陛下欲收攬才俊而未得其理也臣聞天下未嘗無才時在乎人主意向如何耳夫人之才揚之則為精銳抑之則為庸鈍用之則為功業棄之則為浮沉誠以人才之盛衰係乎君上之舉錯今侍從之舉徒云注籍監司之薦唯曰審察初未嘗孰何其人而忱恂其實也故記其名為他日序進之階耳其賢其否朝廷曾無特然旌別之意則凡舉薦聘召皆文具耳側聞比者議臣之請以人材之尚乏而

有別流品明勸懲之言竊以為人材之未盛其原正在
乎此苟流品之無別則清濁方弊於混淆勸懲之不明
則汙累旋加於擢用是雖科目日增鶴書時下彼賢能
之士烏可以旅進而得之哉如此而望人材之盛臣故
曰未得其理也願陛下采議臣之言精選任之際則實
材輩出為國家用矣臣伏讀聖策曰塞徼幸之門申奔
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也臣有以見陛下欲封殖正誼
而未得其理也臣聞公道之與私意二者不能並立公

道行則私意泯私意勝則公道晦然皆非下之人所能為也恭聞仁宗皇帝嘗患躁求之弊欲旌靜退之人乃因宰臣之言擢用好古之士其後正人咸萃于朝私意不萌于下然則公道之行上之人實為之陛下前日減歲薦之數意將以清仕途而省冗員也然薦員之減徒能沮寒畯耳其數既狹則有力者挾勢而可得平進者雖才而不及姦巧之流皆自結於要人以媒進而甘於沉滯者殆莫之察也是乃窒正途而開邪徑耳如此而

望公道之行臣故曰未得其理也願陛下深稽仁祖之意特旌靜退之人則公道自伸而私意泯矣臣伏讀聖策曰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未立臣有以見陛下欲振紀綱以立國而未得振之之理也臣恭惟祖宗尊獎臺諫擢用正人彈劾之諫賞賚而優容四諫之臣並命以章服聖人深意豈惟倚之糾正官邪以杜姦佞之萌抑亦賴其箴規過失以端出治之本臣竊見比來諫者唯置獨員此非可省之官有關七人之例陛下豈自謂無

過之可言耶抑惡人之多言而姑省其員耶夫人臣之義有犯無隱陳力就列孰無此心然出位而言侵官是戒苟見陛下省員之意皆以無言責為解甘心立仗之馬以保芻秣之豐其為人臣之身謀似若有得而於陛下之國事何補萬分臣竊以為果有意於振紀綱則必自尊用臺諫始誠能選用純正之人列處風憲之地俾得展心畢慮明目張膽論天下之事裨國政之闕則紀綱立而國勢尊矣臣伏讀聖策曰擇守令務寬恤而民

俗未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裕民俗以崇本而未得裕之
之理也臣恭聞太宗皇帝嘗親擇循吏且謂郡縣之不
理皆由擇之之不當誠以斯民之休戚繫乎守令之賢
否苟吏得其人則民被其澤也陛下留意吏治凡監司
郡守之除授必召見而親察之又嘗特詔吏部銓量縣
令以其才之短長而處邑之劇易德意深至篤於愛民
然而不職而被劾貪殘而獲罪相踵而未已此其故何
耶臣觀州縣之間朝夕所急者財用而已守令相與督

責他不暇恤也添差之官就養之卒月增而歲益經費已不支矣而送迎供饋蠹穴百出官吏侵漁谿壑無厭蓋有律外增租罔利暴取巧為名色並緣為姦欲民力之裕不可得也臣願陛下精選循良之吏稍寬征歛之責俾得究心惠養蘇息財力則民俗可裕而國本固矣臣伏讀聖策曰贓墨之刑非不重也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臣有以見陛下有意於抑貪而崇廉矣然理則未至也往者禁戢贓吏詔書屢下將無擇於貴賤而一